

中央周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卷 第三十九期 陶百川主編

十八個月內打敗日本

學術危機的補救

戰時人力的使用

「認真」的意義

總裁的文學天才

中周小評
倭寇的刑經戰
認真可以防弊

史塔漢諾夫運動

自由法國的海軍

春雷（書報春秋）

北平現狀

附刊後

總裁對學生的重要指示
網戰失利原因
東條亦怕日本變戰場
「愛國」的紀錄
國家從此總動員

本刊社論

胡定安

郭博宣

張其的

田勁

史塔漢諾夫

牟斯烈葉

陳西滢

李江秋

本刊徵求特別啓事

茲奉本刊最高指導人之指示，特別徵求下列

稿件：

- 一、有關主義之研究者；
- 二、有關思想之批判者；
- 三、有關建國工作之提倡及政令之宣傳者；
- 四、有關民族前途光明及革命事業偉大之宣揚者。

來稿每篇字數最好在四千字以內，超過六千

字者請分爲兩篇。有關上述一二兩條之稿件，優致稿費。

編者小言

本期封面上所登的徵文啓事，可以說明今後本刊內容的重點。我們希望不久每期可有四篇有關徵文啓事中所說四點的事著。但是我們一向所標榜的編輯方針，仍將繼續發揮；我們將以「趣味的形式，鬥爭的精神，青年的需要」，做到我們最高指導人所指示我們的取材標準。

從本期開始的社論，以後可經常維持「中周信箱」將使它成爲讀者發表意見的場所。（性質略如大公報的「讀者投書」，有關方面如有答辯，我們也極願刊登。

自從編者發表「接辦一年嚶鳴求友」一文後，好多讀者來函指教。其中有一位提議請專家主編各種特輯。這個意見非常好，編者立即試行。最近可有一個「戰時合作」特輯，那就是照那位讀者的建議，請社會部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海勉成先生主編的。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七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社論

十八個月內打敗日本

據四月三十日路透電：「中國駐美大使胡適，

昨在芝加哥發表談話，稱：同盟國家最多在十八個月內即可擊敗日本」。道遠電報，我們不知胡大使何所據而云然，但以胡大使平日信譽「實誠主義」，我們相信他不是信口雌黃。同時，看到四月二十九日合衆電，我軍代表團團長鮑式德將軍在談話中說：「陸空軍之配合，可以對付德國，海空軍之配合，可以對付日本。中國如有六砲飛機，即能將日本驅逐出境。」——我們從鮑團長的談話中，找出了胡大使「最多在十八個月內即可擊敗日本」一語的根據。換句話說，同盟國家在明年年底以前（即十八個月內）可用海空軍配合的力量打敗日本。

他們兩位的話可信麼？我們認爲可信。請申其說。

日本是一個島國，一向靠海軍雄視太平洋。我們要打敗日本，必須以陸軍對陸軍，以空軍對空軍，尤其以海軍對海軍。我們能够擊破日本海軍的主力，日本就無所恃以橫行海上。最近印度軍事家檢討太平洋戰局，也說這次大戰將以美日海軍的大戰來決定。而這樣的戰事，不久就會開始。（見四月十二日印度每周叢報）那位軍事家說：「日本目前前的作戰計劃可分析如下：日本本部是兵力及軍械的唯一重要資源地，其邊圍有數千哩的陸地和海洋，這一帶都是被日本海陸軍佔領或受其統治的北

方，只要這種情況不生變化，日軍在這一帶可以就地取得給養，繼續有效的作戰。日本各個設防的島嶼，很能停留戰艦，並充當日本軍用機的一靜止的航空母艦。」但在目前，日軍所辦的每一支槍，每一子彈，每一加倫汽油，皆須來自日本本部。這種軍需的運輸，大部分須賴海軍的保護。同盟國在海上的一個任務，即在消滅她這種保護。」他以爲「對日發動攻勢有兩個辦法：一爲直擊，一爲側擊。在緬甸及新幾內亞作戰的日軍，都是從遠處運來，由遠處供應軍需，這些交通線很長，最易受側擊。我們若果採取直擊的辦法，將日軍完全逐出其佔地區，這是一個需時長而消耗大的工作。採取側擊的辦法，就是破壞日本的交通線，孤立日本的這些部隊，然後予以殲滅，或迫其投降。」但要做到這一點，同盟國必須控制西南太平洋的海面，而欲控制西南太平洋，就須經過海軍大戰以消滅日本海軍的主力。

但是海軍沒有空軍的掩護，在「立體戰爭」中不獨不能克敵制勝，而且自身也恐保不住。威爾遜親王號和却敵號的沉沒，就是前車之鑒。所以就海軍方面說，它必須要有空軍和它配合作戰。同時，就空軍方面說，它要充當個體，在海面上幫助人力的配合，在陸上需要陸軍的合作。它的確是一種優秀的攻勢武器，但若有海陸軍配合作戰，即使把東京炸成重慶一樣，一時也解決不了整個的日本。

反之，假使海空軍有很好的配合，則如上文所說，同盟國家必可在十八個月內消滅日本海軍的主力而結束太平洋大戰。所以鮑團長說：「海空軍之配合，可以對付日本」。

海空軍配合的力量可以打敗日本，應無可疑。問題是在海空軍的數量究竟如何？

關於這一點，我們敢斷言：同盟國的軍火船艦和飛機的數量，對軸心國都佔絕對優勢。僅以美國而論，她今年可生產飛機六萬架（每月五千架），坦克車四萬五千輛，高射砲二萬尊。明年可生產飛機十二萬五千架，坦克車七萬五千輛，高射砲三萬五千尊。關於軍艦的生產力，手頭沒有參考資料，但就其造船能力（本年可造八百萬噸，明年可造一千五百萬噸）而論，可知「今年每兩天就可有一艘軍艦下水」的話決非虛語。至於一般軍火，據華盛頓四月二十九日合衆電，據戰時生產委員會主席鮑爾的報告，美國軍火產額現已超過軸心國家。目前問題即爲如何超出德國自一九三三年與日本自一九三〇年所貯藏之量。納氏告衆院議員稱：「除非美國發生意外之罷工運動，則在「合理時間」以內，美國軍火產額必能超過德日所貯藏者。」美國本年度軍火產額，每月二萬萬元，即每小時八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這個數目多半用以生產軍火和軍火。試問以「無」馳名的軸心國怎樣能在軍火產量上與其項背！軸心伙伴終將給同盟國的軍火產量所壓倒！至於人力，則中國有四萬五千萬人，美國有一萬三千萬人，過去在保衛湖北非島和英倫等大戰中都會充分表示其作戰的英勇。反之，在軸心國方面，無論人力財力物力都不如遠甚。軸心伙伴連安特人力物力之一時的優勢，用能獲得一時的勝利，將來這些優勢變爲劣勢的時候，我們深信軸心國家必敗無疑。

在同盟國以海空軍配合的力量進攻日本時，我國必以優秀英勇的陸空軍掃蕩中國戰區內的敵軍，解決緬甸泰國和安南的日軍，並進一步遠征扶桑，解放軍閩閩下日本臣民。（本文執筆者揚謗）

戰時人力使用問題

郭博宣

保證抗戰勝利的，是全國同胞的血；保證建國成功的，是全國同胞的汗。抗戰建國是要協同著進行，全國同胞的血汗，便得交流而揮灑。因此，怎樣珍重我們的血汗，求其合理使用，不使有一滴浪費，而人力的使用問題，於是值得大家注意了。

戰時人力的使用，應當以國防為前提，以生產為主旨，而以用於最有利之途，發生效率；避免浪費為重要原則。這樣，才符合我們軍事第一勝利第一

一的目標，和一般科學計劃經濟使用的要求。

人力大別之可分為體力與智力兩種。茲述使用體力所當注意的五點：

一、禁止非直接生產的勞動力之浪費：在抗戰之初，我們所顧慮的就是我們的物質條件不如敵人。由抗戰四年的教訓，我們更認清了我們的缺點就在這裏。我們今後應當加速生產，以補償我們物質上的不足。可惜我們的生產要素，仍是件件不足，

學術危機的補救

在戰時交通封鎖之持久狀態下，文化的傳遞，當然隨著交通封鎖而停頓。這種封鎖，亦可謂為文化鎖。日常生活必需品往往因了封鎖而發生缺乏，而高價，更進而鬧荒，文化方面何獨不然！文化是精神的食糧。不需要文化滋養亦不知道精神。享受的人們，缺了精神食糧：誠然感到什麼痛苦的，可是，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們，竟可少吃一頓飯，只要能夠多看一本書，多得一種工作。在國際間，已有了學術上基礎的先進各國，仍能不受戰事影響，迎著時代在那裏獨立的不斷進步，我國學術上的水準，如其不想辦法維持，將來在數年停頓狀態中，一定要受到幾年代而種有差別的鉅大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在持久抗戰中，把這今後學術上的危機，認識清楚，早設法補救。其有關國防的，更不能不跟著時代一齊進展。

但就目前各學術研究機關及教育機關而論，已經運在後方的圖書儀器，其中一部份或已損壞未能修復，或已積蓄不能應用。倘使無法供應，決不能修談學術研究。所以我們首先要利用軍用品的運輸路線，以補救這種當前的缺憾，而免發生更大的危機。

我們以為有關國防學術的研究工具，其重要性應與軍用品相等。在軍事不十分緊張時，我們希望運輸當局能以百分之五的運輸力量，運入學術用品。譬如一飛機可裝若干噸軍用品，每次須帶運學術用品占其百分之五的重量。至於向國外所訂的用品，自須加以嚴格的審核，必須公認其為迫切需要的，始准代運。運到後也須審慎而適當的使用，以發揮最大的效用。

其次，除了實在無法自製的用品外，凡我們可設計仿造或創製的，大家應負起補救學術危機的責任。政府也應該加緊的方獎勵及協助。(胡定安)

祇有人力一項是我們先天的優點，我們正應以其所長，補其所短，迎頭趕上去。比如家庭、工廠和共機關的差役，我們認為還是勞力使用上的一種浪費；就家庭來講，自己不能出力，自己不肯流汗，反要浪費別人的力和別人的汗，結果，人家以一人當十人之用，以一日成十日之事，我們則四體不動，反其道而行，這是多末不應該的事呵！至於公共機關，雖然為了公務上的需要，不能不僱用夫役，但是人數應有一定限制尤其不能因為自己僱用夫役，致將機關變成壯丁的運送器，而破壞國家建設。不幸，抗戰四年當中，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存在！（行政院各部平均每四人有一差役，實嫌太多！）

二、停止與國防無關的一切公私建築：戰時大興土木，起造與國防無關的公私建築，不但是人力的浪費，亦實為物資上的虛擲。現代戰爭，其破壞力之偉大，在四年的抗戰中，吾人已眼見身受，又何必以寶貴的人力與物資，與敵人的炮火斷續！縱然所有建築能在砲火之下幸而苟存，但當盟軍的物質享受，亦不合於人民戰時生活原則，政府應以法令禁止，社會應以輿論制裁。

三、壓低非直接生產之勞動力的價格：農村常留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這是我國社會上的一種特殊現象。把這種剩餘的勞動力，轉移於生產部門，是戰時應有的重要措置。然而因為非生產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力的價格，繼續增高，所有農村剩餘的勞動力，並沒有轉移各生產部門，而轉移到了抽絲、剝繭、非生產的部門去了。這樣，非但沒有增加戰時的生產效率，反而直接間接的影響到物價上

漲。比如近來的米價騰貴，固然原因很多，但農村地的人日少，減低了農業生產，城市裏吃飯的人日多，增加了糧食消費，顯然是重要原因。

四、合理的分配勞動力於各生產部門；無政府的生产狀態，是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個重大病症。我

倭寇的神經戰

東京日日新聞最近在中論中要求蘇聯速令其駐日大使返任，這是暴日對蘇的一種神經戰。我們應該知道蘇聯對於這一挑戰將怎樣答覆。

蘇聯可容許日大使回東京，以表示維持中立友好的誠意。這是一法。蘇聯率性將駐日大使館其餘人員一併撤退，同時在海參崴集中空軍，在西比利亞集中陸軍，以防暴日的偷襲。這也是一法。

也許有人覺得：蘇聯正在對德作全面戰爭，何以採用第一法為妥。實則不然。因為蘇聯今固用全力對德作戰，如果再和日本作戰，自然非常吃力，但要知道日本也正用全力對中英美作戰，若再打蘇聯，自然也非常吃力。而且「紙的東京」及其他紙的大城市，是最怕轟炸的，倘若海參崴一旦成為盟軍的空軍站，則「紙的東京」和「紙的日本」，不難使其立刻粉

碎。蘇聯是英美的世仇，而且又是蘇地相接，兩國通車必須打一下，蘇聯若過分示弱，也會反響暴日的舉動。所以不如採取第二法較妥

(求)

們是民生主義的社會，對於勞力應有計劃的使用，有計劃的分配於各業部門，在平時就應當這樣作，何況戰時一切都需統制，豈有關係生產事業甚重的勞動力，反倒予以放任？但是這種措施，須對勞力的供給狀況常有嚴格的登記與統計，而我們並沒有作到這一點。這不能不說是對於人力使用方面的失策。

五、利用婦女的勞動力：戰時的婦女，不但應當下廚房去，而且應當往工廠和田園去。必須如此，才能稱為全民動員的全民抗戰，才能很快收穫勝利的果實。我們的敵人，人力比我們少六七倍，而且被我們在戰場上拖住一百萬，殺死二百萬，但是他們國內的生產事業還沒有停頓，即是因為他們有五十年的女子職業教育，在男子被徵調一空的時候，後方一切工作，尚可由女子擔任的緣故。我們是人力比較充足的國家，抗戰以來，對於人力的徵調，尚未及於每個男子，雖然不必像他們人力缺乏的國家，將後方男子的担子，一齊放在婦女的肩頭；但一切業或手工業，以及輕微或非熱性的工作，則應當儘量由婦女擔任。可是，我們在那實際上除了少數的智識婦女，抗戰後自動的在前後方擔任宣傳救護等工作外，大部分的婦女勞力是沒有利用。這不但忽略了經濟原則，簡直是棄置了全人力中的半數勞力。

至於改善兵役及工役實施辦法，以期徹底實行平均、平等、平允的三平原則，及利用難民，廣事屯墾，廣設中田，安置傷殘退伍兵員，實行勞動服務，發揮高度的勞動效率，都是我們今後使用體力的重要問題。

認真可以防弊

現在有許多公開的端弊，都是由於辦事不認真而發生的。譬如：壯丁的買賣頂替，公務員的捏造事實，虛報人口，請領米貼，學生的請求貸金，商家的偽造簿據，逃避捐稅，……這一切都是辦事不認真的結果。只要主管機關辦事認真，這些弊端都可一掃而清。實際的情形是：各種組織的力量，都不會充分發揮，大家都在敷衍辦事，所以弊端雖多，大家也都熟視無睹。這種情形如再延長下去，則全國相率而為偽的日子就接近了。

(新命)

總社地址 重慶中一路四十九號

桂林分社 桂林環湖東路十四號

西安分社 西安中國文化服務社

昆明分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贛縣分社 贛縣西門扶廟十六號江西出版社

定價	紙張類別	每冊	半年	一年
零售	本	八角	一元	二元
郵費	本	四角	一元	二元

試閱

如寄郵票一元當寄本刊四期並可代贈親友。

優待辦法

凡學生軍人黨員團員向本社直接定閱，得照定價七折，聯合十人以上六五折，二十人以上八折，五十人以上五折。(至少半年)

注意

訂閱請寄匯票，並指定重慶總發行所郵局兌付。定戶查詢及更改地址，請寫明定單號碼。

渝版：中央日報社印

重慶化龍橋

認真的意義

張其的

我國古來有一種可寶貴之教訓，即是「敬」字，用現代語譯代，即是「認真」。吾人須認真去求知，認真去實行。惟有如此，始能明辨是非，求善而去惡，尚公而去私。凡進德修業，自立自強，以至處理萬事萬變，成己成物，貫徹始終，「認真」二字不可少。

程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而言之：「主一無適之謂敬」。主一謂志趣純一，無適謂堅定不移。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自己便做了主宰。由此認真用功，持之以恆，是即精神修養之要務。宋明學者所謂主敬居敬持敬等，皆以此義。有一語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惟認真乎？

精神修養前人稱爲涵養。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长，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植物如無適宜之土壤，充足之雨澤，即不能發榮滋長。立志譬如土壤，認真譬如雨量，二者缺一不可。「涵」有含蓄深潤之意，喻如春水作波，游魚潛躍，又有光明洞澈之意，喻如鏡涵萬象，月印千江。伊川曰：「涵養須用敬」，我們立定志願，又要認真下工夫，方能有活潑之意境，純潔之心胸。

認真乃是心力專一，心力集中，身在此，心亦在此。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朱子解之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即是敬字註腳，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

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吾心湛然，彼物而不爲物所役。敬是一種心理活動，或稱之爲「注意」。惟教育上所謂注意，往往僅指知之作用而言，實則注意應貫澈於知情意三方面，不如稱曰認真爲愈。

孔子說仁字，大抵多有敬意。如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知體仁之道，即在於敬，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程明道謂學者必先識仁，識得此理，應以誠敬存之。而不取防檢窮索之法，蓋敬者非消極檢束其身之謂，而積極涵養其心之謂。認真一義，寓有同情與生意，非世俗陽爲恭謹者所可襲取。敬與義之關係若何了義爲是非之辨，朱子謂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謂義也。又謂靜者察其敬與不敬，動者察其義與不義。敬者守於內而不失其正，義者施於外而各得其宜。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理實一致。古人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認真之理與仁義相爲夾輔，必須內外交養，期達表裏如一之妙用。

程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認真爲致知格物之原動力，自己作了主人翁，使此心常在，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窮理，理必明。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已無餘蘊。認真與致知如車之兩輪，雖有兩輪，同爲一車，行則俱行，豈容有二。又如人之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故自思想以至言語行動，認真與致知一時並在，方爲善學。由現代教育學言之，認真可以

解作專心，其意義爲宗旨或目的之統一，使人專心致志於一事，而忠心於其工作。認真乃智識上之誠實，即是不自欺。反之則爲注意力與思考力之分裂，是謂兩心。同一時期而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目的，表裏不相一致，其所宣布之目的，僅爲中心所藏者之假面具。宗旨不純一，志趣不完備，即是不認真。杜威謂現時學校之趨勢，每趨於發展兩心。（詳氏著民治與教育第十六章）例如學校所教授者，若只爲將來之預備，學生不了解其目的何在。因之學生心力不克專注，一方應付學校之功課，一面心中又藏有別種思慮，是即所謂兩心，如是最易受外物之誘惑而發生動搖心理。學生所得智識技能亦必不能透澈，其所學者乃虛浮不實或猶疑不決之態度，而無真知灼見之能力，是謂智識上之不負責。通常以負責爲道德上的事，其實亦爲智識上的事。我們要把握智育上的注意，和德育上的負責，融合爲一，是即認真的意義。又努力亦須由認真得力，古人云：「怯不勝勇，勇不勝敵」；能認真者方爲大勇。

明乎認真之義，則朱陸二派之異同，可得一交融之點，蓋認真爲朱陸二派一致之主眼。二派均謂本心須有主宰，又須於事物各窮其理，然後能收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無所得。反之，知養心而不知窮理，雖清明在躬，而應事接物未必能盡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又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燦然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真西山語）學者工夫未有加於此者。陽明致良知之教，必須益以認真之

說，方為得其真諦。否則以嗜欲為天機，以情識為智慧，自以為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為廓然無我，而為我愈固，此心蕩蕩然，其流弊不可勝言。陽明弟子羅洪先云：「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此語大佳，誠王學之箴言。

說文「忠」一信二字互訓，主忠信亦可謂主敬。忠者認真信實，深明大義，初非僅僅服從命令之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惟其無時而不認真，斯能無時而不合理。禮以敬為本，先儒嘗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故曰：「禮，敬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記檀弓篇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如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必也禮敬皆足，而後祭義大明。認真工夫當然有許多艱難曲折之處，須要認而不舍，歷練愈久而愈有味。孔子晚年生活「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禮敬皆足之理想境界。

講字未如誠，敬又未如誠。恭謹當然不及認真，認真着刀既久，滋養既熟，便漸達於至誠之道。故曰：以敬窮理，理必明，以敬及身，身必誠。誠者必認真，但未及誠時，須先敬而後誠。易言之，認真未必便是至誠，而至誠必由認真得來。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誠則聖功神化，天理流行，誠意之極便是至善。誠意積於中者愈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愈深，所謂誠於中必行於外。至誠之具體表現是謂中道。中道乃過與不及之準則，掌握思想的重心，達於心理的平衡。朱子曾說：「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敬不可講中，但敬而不失，即所以中也。」誠意與中道都是精神修養之標識，必須認真勿懈方能達到。

二程早年受學於周濂溪，濂溪主靜，二程易之以敬，敬與靜不同。伊川云：「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蓋靜為真理之一面，靜不能包括動，敬則貫注動靜而言。敬能生靜，而靜非敬。敬則心中虛，亦可謂心中實。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主一無適，則動亦靜，靜亦靜。」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要主於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即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放失，此即認真的功效。若專求之靜，則易入於恍惚寂滅之中，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萬慮休置，此乃流於禪學。

認真則不然，人已並重，內外各定，虛實動靜悉得其宜。誠當如朱子所云，自整頓得困倦了了，未幾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孔子曰：「行篤敬」，孟子曰：「必有事焉」，皆指身心一致加功，無往而非認真而已。

認真之反面為肆，為怠，為慢。怠與慢皆起於放肆，在己為怠惰，對人為傲慢，一切惡德皆由此而生。朱子曾曰：「一人之所以不聰不明，只緣身心惰慢，氣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能透。」又曰：「此心纔不專敬，則妄濫倥傯雜用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何以思慮而得其理？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故謂知言知人皆聰明睿智之故，而不敬則不能得也。」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惰，緣放肆則日就鬆懈，能認真則自強不息。但認真並非急迫之謂，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疾，不失之此則失之彼。

欲救此病須要在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凡種種曲折之不能誠，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涵蓋不熟，認真工夫尚欠缺耳。

認真工夫實能內外相符，不但要從看得見處去用力，更要從看不見處去用力，是即古人所謂慎獨之義。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必也於其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於心，然後於其可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於人。朱子曰：「不睹不聞之間，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所以免夫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我國古來所欲養成之人才曰君子，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惟在人所不能見之處。

大凡人心不可不有所畏，畏心之存亡則善惡所由判。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外則畏師友，仰則畏天，俯則畏人。惟其心有所畏，則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內省不疚，尚不愧於屋漏，自然能寡過而日新，否則將成爲無忌憚之小人。人之所以畏敬者，非為被討也，蓋以防吾心之微，而為吾身之自律自主。詩於文王仲山甫曰：小心翼翼，「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兢，會子之戰戰，皆所以涵養此心。戒懼恐懼，慎之又慎，甚至於卜筮夢寐。學者心之微，人之善惡，至夢寐間則毫釐不可掩，君子以夢為鏡自驗己之誠偽。且慎獨云者，非僅獨處之謂，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之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之所以行，如此方為真正之獨。且慎獨亦不以一念

初後而論，做盡高深事業而能內省不疚，便是獨的。檢點。認真必與慎獨之意相合，動機純潔，終始無二，方為盡修養之能事。

內省工夫固極切要，但外觀亦不宜忽視。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雖不能認眞之意義，而認眞要當從此入手。程子教人居敬，必至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又云：「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己者爲之敬。」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然未有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相隨一般。外貌斯須不恭，則威嚴怠慢之心緣之侵入，若習焉不察，必致於心體有害。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即爲不敬，稍存此心，則人亦從而厭之。敬以攝身，則容顏和易，百體從命，不局促，不矜持，威儀動作如坐春風中。人之

真見於飲食起居之末，日常應對之間，君子言語動作無不中禮，醜陋萬變莫不恰當，此認眞之功也。認眞方能自立，自立方能爲。論語之首敬者，其二十一節，如曰：「敬事而信」，曰：「執事敬，一，曰：「事思敬」，「信行而思」。孟子論養吾

心之氣，以爲養親所生，而禮之曰：「必有事焉」。其致謹學者，都注重實事求是，不是徒託空言。荀子曰：「一慮必矣而申之以敬，慎終始，始

終如一。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論兵篇》

事之成功端賴認眞，荀子之語至爲明切。精神修養必須有所寄托，方能確實。人之應事當知爲所當爲，則無思慮紛擾之患。朱子曰：「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沓來，豈足以亂吾之

知覺，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

此則此心晏然，首以謹萬事之變，而何讓妄之有哉。！（答何叔京書）朱子又謂守主一之敬，遇事能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循其純熟，方爲「敬義夾持，內外透徹」。知行合一之說，宋儒皆持之。至王

陽明獨標此爲講學宗旨，其教人最重事上磨鍊。認眞工夫，非達到「動亦定，靜亦定」之地步，難稱完善。若務爲超越世間，滅絕思慮，則此心固能暫收斂，然一旦遇事，其心終不免復有動搖。故當實

際事物而磨鍊精神，實爲最效之修養方法。古代經典或說敬天，或說敬親，或說敬人，或說敬事，皆爲認眞不敢放縱之義。孔子曰：「今之學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養爲肉體的，敬爲精神的，孝道應兼重此兩方面。孝經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從生事曰敬，死事曰嚴，嚴敬渾言不別，祈言則別，所謂居則致其敬，祭則致其嚴，以敬以嚴，使吾人之親在吾人之思慕記憶中得以不朽。嚴者敬之極致，親者愛之至德。儒家以孝爲道德之源根，由是

可推及於一切德行，故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夫婦之遠亦須以敬持愛，不但讓愛，又須講敬，愛而不敬，便是戀愛而不神聖。禮記昏禮曰：「愛而不敬，豕交之也」，議論極

爲精闢。對朋友亦然。孔子曰：「人交久而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君子之交淡而彌永，若從友誼中除去了敬意，便不是道義之交矣。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認眞工夫又爲政治之本。冉雍（字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已所不欲，勿使於人」。仲弓爲孔門高弟，以德行著，蓋得力於居敬之功甚深，故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之言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以行簡，無乃太簡乎？」敬是

認眞，簡只是不擾民，一爲敬極，一爲消極，雖然不擾民亦不能立國。漢初除秦苛法，文帝行黃老之術，使民之於簡。至武帝時儒學興，修明典章，用簡節民力，揚我國威。魏晉去繁，或放縱失

職，或清談廢務，致召亡國之禍，即是居簡行簡之失。與書應歷可爲鑒也。

政治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源在人格，一修己以敬，實爲人格教育之根本，曲禮曰：「毋不敬，毋慢，毋侮，毋安，安民哉」。修己以敬，其見於家者必安，其見於言者必安，如是則可以

修其身而安其家，故曰安民哉。虞書寶賁之德曰：「欽明文思安安」，欽即敬也，欽而後能明，明則理無不照，文思即是文理密察，謂事無不辦。舜之察於人倫，明於庶物，約言之即文思，亦謂之禮智文明。事無巨細一本於敬，明禮達用，事理共昭，此乃

文明進步之原因。書曰：「予臨兆民，慇懃若朽索之馭六馬」，其認眞有如此者。治亂之機，繫於賢不肖之進退，進退之機操於治者一心之廢肆，能知非則心不期肆而自肆，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認眞爲政治之因，故縱乃禍亂之端。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如欲安人，必先正己，故爲

政以德，即是修己以敬也。認眞與苛刻迥乎不同，認眞必資於同情，苛刻則麻木不仁。王船山會謂以申韓之慘惡，竄入於居敬之道，爲言治者之大病。其言曰：「以己之所能爲，而責人爲之，且以己所不欲爲，強忍而爲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己之所不能爲，而徒責人以必爲。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撻天下之不敬，則疾入於申韓，而爲天下賊也甚矣」。

（宋論卷三）儒家與道法二家論治之不同，在乎忠恕之道，道家有恕而無忠，故流於放任，法家有忠而無恕，故流於慘酷。儒家則體仁行恕，從容中道，欲明認眞之意義必於此中求之。

總裁的文學天才

田勁

舉世人士都景仰 總裁的軍事天才，政治天才，而忽略了牠的文學天才。

一般人的揣測，以為以 總裁威望之高，地位之尊，儀容之肅，事務之煩，他一定是缺乏風趣的。

但這種揣測是畢竟大錯了。據鄧雪冰先生說：「總裁特別重視詩歌，愛好音樂，愛好山水。少年時最愛唱岳飛作的滿江紅詞。有時自己作歌，年來很多時候唱他自己所做的歌，來供欣賞。」

我們研究文人能成爲文人的先決條件，就是感情豐富；而愛好詩歌，音樂，山水，就是感情的流露，所以本文將 總裁的作品分做詩，文，書札三項來說。

關於詩歌，在黨國舊籍中，能手實在太多；即國父也有哭劉道一的一半壁東南三楚雄，劉師死去劉師空」一詩，傳誦甚廣。十餘年來，遍搜全國報紙刊物，却看不到 總裁隻字，中心管歌歌。近到桂林，偶於同人篋中發現盧翼野先生主編的民族詩壇二九年六月號中，登載 總裁少年時代的作品，如獲至寶。茲錄於次：

詠竹斷句：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這兩句詩作於民前十三年，時十三歲。論詩的技巧，上句清順，下句奇突。他能從叢竹的綠陰深處，想到驕陽的遮蔽，更想到能生夏日清涼，這餘時有此造詣，真正難得。

繼而寄贈單維則：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日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這首詩作於民前五年，時二十一歲，看詩中的語意是在日本求學時代。這二十八字中，充滿蓬勃堅忍之氣，自非常人手筆。

雪竇山作
「雪山名勝擅東南，不到三潭不見奇。
我與山林盟在夙，功成身退莫遲遲。」
這首詩作於民國九年，時三十四歲，是閒居故鄉時所作。從末二句去解，可見總裁極愛山水，可是時代如此艱難，人類文明的前途，正待他來開闢，功成身退的理想，一時尚無實現的可能。

再談到文：總裁的著作如「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五十年生辰感賦」，「西安半月記」，都是情文並茂。然已爲人人所熟讀，不必再加介紹。其餘告國民書，告友邦書等，冗長不便摘錄。這裏所選擇的，是偏於文藝性質的一篇代表作——武嶺樂亭記。

「武嶺突起於劍溪九曲之口。獨立於四明翠峯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爲萬山所景仰，不偏不倚，望之巋然。其獨以武嶺名者，殆取其義於武德，即其地以現其所居之人耶？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巖矗立，其下有溪，溪水瀟瀟，游魚可數，牧童漁父，倘得其間，樂且無窮，其幽靜雅逸之氣象，竊嘆世外桃源無事他求矣。而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其有巖峽君子之逸致乎？舊有樹閣，名曰文蔚，規模狹陋，無足以資游覽者。甲子春，余還里掃墓，見其棟樑斜欹，行將就圯，乃勘繪圖，亟思有以改造之，我兄錫侯欣然贊馬，爰與其弟，命匠鳩工，建亭三楹，落成之日，屬余名之。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間，凡遠方同志來游者，莫不徘徊依戀而不忍舍，蓋

無間乎仁與智，皆有樂於此也，乃取其義而名之曰樂亭，其願吾鄉同志，朝夕游樂，顯其名而思其義，因感感而有所興起，卓然以自立也。庶不負今日改造斯寧區區之意也夫！」
此文爲武嶺風光之頌，字字生動，又字字樸實，一如晚明袁中郎諸名手作品，而其意義則又不同袁氏諸人之一味悠閒。

再次說到書札：總裁上 總理書，及致各友好書，多半是論政治，論軍事，絕無一個閑字。一接讀手教，愴念無窮，昨復電呈上段，凄然淚下，未知兄又作如何感想耶？民國存亡，全在中華一人。英兒爲民國而死，亦爲中華而死，英兒不死，中華至今，或不至臥病京中，時勢所趨，而使黃鐘棄毀，瓦釜雷鳴，言之殊堪痛心。今弟既不能隨中師北上，英兒亦不能復生以事中華，中師走京，當非偶然，而兄自不能不以英兒與弟事中華者事之也。兄與弟如果能以英兒之心爲心，則英兒誠不死，而其目擊矣。粵中紛亂，日甚一日，要於紛亂中理出一個頭緒來，恐非朝夕所能爲力，然事治之時即國治之日，此時要知治國非難，治粵爲難，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華，弟在粵專心滅賊，或能副吾兄之望也。餘無他言，祇問何時入滬，共使安危而已。繼首北望，神馳何似！伏維心照不宣。」

讀了這封信，可以看到 總裁事師重友之道和爲國爲黨之忠，無一處不是我們青年的寶貴典範，至其文字之流暢真摯，猶其餘事。

附帶的要說到 總裁除詩文書禮外，還創作了若干聯語：
「是論生活與生命；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是研究哲學的心得；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
「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
最後是 總裁的日記：這是大家所共知，他的日記，已經寫了二十多年，經過千辛萬苦，都不曾一日間斷。今日我們雖不能讀到，再待一個時期，總裁將會把它公之於世，我們相信它是中國五千年一乘部最有價值的文獻。

若于聯語：
「是論生活與生命；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是研究哲學的心得；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
「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
最後是 總裁的日記：這是大家所共知，他的日記，已經寫了二十多年，經過千辛萬苦，都不曾一日間斷。今日我們雖不能讀到，再待一個時期，總裁將會把它公之於世，我們相信它是中國五千年一乘部最有價值的文獻。

史塔漢諾夫運動

史塔漢諾夫
君譯

一個以增加生產效率為目標的運動，正在蘇聯礦物地發展。這個運動的搖籃是煤礦業，嗣後他便以極大速度，發展到工業的其他部門，乃至農業方面。牠已變成普遍的民衆運動，把所有對於產量及生產力上的舊式估計全部打破了。

但蘇維埃工人因要求勞動生產力之提高而發動的這個大規模運動，為什麼一定要用像我這樣極平凡的煤礦工人的名字來定名呢？我的工作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回答這些問題以前，我還得把我自己作一番簡略的介紹。

我生長在一個貧苦的農家，現年三十三歲。我的童年生活非常慘淡，可說一點樂趣也沒有。九歲時，我就在一家富農的田莊上工作，除膳宿以外，完全沒有工資。接著我就去當了三年牧羊郎，隨後又回到田莊上去做活。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才到煤礦裏來服務。

我的服務地點是卡提夫卡（現在叫塞爾哥）的中央伊爾采諾煤礦，同村人在那邊工作的有二三十位。我初到礦上時，只擔任管理掣動機，嗣又改充運煤夫，最後才開始採煤工作。時間一刻刻過去，我逐漸對煤礦和礦上的同伴發生了親切之感，採煤工作也變成我最大的樂事了。

當我開始用「氣壓斧」採煤的時候，我曾費了好多天工夫，才學得使用這種工具的方法。我繼續不斷地練習，從不偷一點懶，結果，我的努力終於

獲得酬報了。我逐漸熟悉採煤工作的奧妙，我的工作成績也漸有進步。當時每天的標準產量是五噸，（那是說，每天採掘的面積約三碼），我却往往每天採八噸，採掘的面積達五碼之多。一年後，我就奉派到煤礦學校選修特殊課程，專門研究用氣壓斧採煤的技術。這門課程給予我很多助力，從此我便能一天採到十噸。可是我並不想就此為止，我要繼續增加我的產量，因為當時我深深知道，雖則每天採八噸甚至十噸，而這個數目跟儘量利用氣壓斧後所能達到的最高產量還差得很遠。

我的觀察、計算、與思考，使我獲得許多結論和實際概念，覺得增產確有把握。我們所工作的礦面共分八小部，而採煤的同伴却有十個，即使其中有一個想多採一些，也難有機會，原因是，迴旋的餘地太小了。極小的部份裏擠滿着人，一不留神就會你碰着我，我得辭你。而且按照當時的工作習慣，每班之中，氣壓斧只用三個鐘頭或三個半鐘頭，甚至比這還少些，至於其餘的時間，牠都給閒置着不用，因為我們除採煤以外，還得去砍伐木材，當我們伐木的時候，氣壓斧就閒置起來了。

這些障礙去除了之後，我在六個鐘頭內就採到一百零六噸。這種成績，乃是向所未有的，因為在我們這個礦上，一次採七噸八噸九噸已是最多的產量。六個鐘頭採一〇二噸，簡直打破了世界紀錄。即便是在魯爾區的舊煤田裏，那邊工人的經驗都非常豐富，但也一天只採十七噸半。

這便是新生產制度的結果。自新的生產制度實行後，工人勞動和工業進展方面的一切障礙，便消滅得無影無蹤。

然則從我建立了新紀錄後的情形又怎樣呢？第二天，杜卡諾夫就把我的工作安排得更為適當，一次竟採到一一五噸。第三天，德勒金採到一一九噸，數天後，康齊達洛夫採到一二五噸，薩夫哲科採到一五一噸。在短促的時期裏面，我已能在一個輪番中採二百噸——這彷彿是可能的最高限度了。但伊楚托夫却採到二百四十噸，亞帖甫金採到三百噸，不久以後，他且從三百噸增至五百三十六噸。我環顧我的同伴，只見他們想儘量善用他們的氣壓斧，使產量增加了再增加。好幾百個工人都開始採用我的方法，把我的方法改進了又改進。數星期之內，煤礦工人能在每一個輪番中採二三百噸或三百噸以上的，已經有好幾十位。

由於適當的生產計劃和合理的生產組織，我總算建立了第一個紀錄，然自第一個紀錄建立以後，却就來了更新的紀錄，而且這種成績，最初只限於我們這一個煤礦，後來却就普遍到別的許多煤礦。運動的發展猶如野火一樣快一樣猛烈，簡直是一眨眼間，牠已蔓延到別的經濟部門——無論是在運輸系統，工廠，或農業方面，牠的影響都很明顯，換言之，牠的勢力已滲入經濟活動的全部領域中。

這是史塔漢諾夫工作者（Stakhanovites）出世的由來，迄今為止，他們的人數已達好幾百萬，而且還在繼續增加。一九三八年間，唐納茲盆地一帶已有三十五萬個礦工持有優等採煤者的執照。鋼鐵工業方面的紀錄，略如下述：在中央區域內，奧

新聞背後的新聞

總裁對學生的重要指示

四月廿六日上午九時，總裁親臨中央訓練團檢閱三民主義青年團沙磁區學生團員，並賜訓詞。茲錄其要點於下：

- 一、受檢閱之學生團員為七百六十六人，其中女生約佔十分之一。檢閱結果，總裁謂以精神及步伐之整齊而論，女生優於男生。
- 二、總裁極重視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必須合於整齊清潔。以此與外國人比較，中國實在落後。中國人所以爲人所輕視，此不守生活規律一點，即爲惡因之一。此次短期集訓（三天）之目的，即在訓練團員之生活，使合於規律，至少做到整齊清潔，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庶幾「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 三、總裁極重視音樂，（從會場中之音樂及軍號說起），並從音樂論及琴的訓練，對處事之道頗多指示。總裁謂：「同學相處，務須和愛，切忌嫉妒排擠傾軋」。
- 四、「國民主要守法律，護自由要守秩序」，此爲總裁當日訓詞中之「警句」。自願顛撲不破之理。近百年來之教育並未注意教人守秩序，負責任，以致國弱民困，爲政所乘。
- 五、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及黨員守則中之十二點，（後者更較具體），爲中國民族哲學之結晶，亦爲三民主義之精神，團員必須躬行實踐，爲衆

塔漢諾夫工作者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二五；南埃一帶佔百分之三〇。重工業方面，史塔漢諾夫工作者佔三分之一強；輕工業、運輸工具、製造業及牽引機製業方面各佔百分之三三，電機工業方面佔百分之三四，煉油業方面佔百分之五〇。由上所述，可知在若干種工業所僱用的工人中，史塔漢諾夫工作者所佔的比率少的是三分之一，多的已至三分之二。所謂史塔漢諾夫工作者的意義，便是指一般具有傑出工作效率，而又能打破舊式的機器能力觀念的人們。

史塔漢諾夫運動的這種發展，勞動生產力的這種大量增加，不消說會對國家整個的經濟生活發生良好結果；我們全國經濟計劃之所以能如期完成，甚至超過預定標準，以及各部門工業的產額所以會飛躍增加，這個運動實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當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煤業方面每一工人的平均產量已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一九三二年中，塔漢諾夫的容積效率的平均係數是一·七五，一九三八年時，效率大見增高，係數即降至一·一四，有時竟與一·一〇〇相近。在若干工廠裏面，史塔漢諾夫運動的成績更來得驚人。例如古茲納次克盆地的史太林工廠中，一九三八年係數便只有〇·九五，其中第二號塔漢諾夫員減至〇·七二。一九三八年間，克里伏衣洛克廠的係數，亦僅〇·九四。

一九三三年，每方公尺塔漢諾夫的產量是二·八噸，一九三八年即增至四·六四噸。至於成績更好的塔漢諾夫，且能煉到十二噸，甚至十二噸以上。

在實行第二次五年計劃期內（一九三三—三七年），勞動力的增加率達百分之八二，較之計劃中

原定增加的百分之六三還多。無論任何種工業，只要有史塔漢諾夫運動存在，牠的效率就迅速提高。採煤工人的氣壓斧起落得更快，採煤的數量更多；溶鐵所費的時間更少，工廠中機器的轉動更平穩；鐵路方面，火車的速率也愈來愈高。

史塔漢諾夫運動的發展並不是漸進的，牠簡直像颶風一樣，頃刻間掃遍了蘇聯全境。牠的進展所以會如此神速，乃是因爲牠植根於今日蘇維埃生活的本質中間，而且牠已蘊釀成熟，只消略加激動，便立刻會發榮滋長，開花結實。

史塔漢諾夫運動的發源地是在工人羣中，——工廠裏，工作台上，作場中間。牠的誕生和發展，純由工人大衆所創始，而非由於當局的鞭策。在好些工廠裏面，一般史塔漢諾夫工作者甚至先要克服了經理部和工程師所加的阻力——有時並且是極不容易克服的阻力——而後才能獲得巨大成果。原因是，經理部和工程師總是墨守成法，以爲可能的產量很難變動。

史塔漢諾夫運動是蘇維埃工人的堅強意志和公共精神的產物。蘇維埃工人都抱有一種希望，願意用盡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力量，去改善他們的工作，獲得更好的成績。而蘇維埃工人之所以會抱這種願望——換言之，即史塔漢諾夫運動之所以會這樣發展，則由於下列諸種因素：

第一，蘇維埃人民都知道，他們的工作並不是爲別人，而是爲他們自己——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獲得更大滿足。在這種情形下，史塔漢諾夫運動也就容易成爲一種民衆的運動。蘇維埃的人民非特知道，而且深切明瞭，只要有效的工作日進無已，國家

的財富就能增至無限，人民的幸福就能進至無窮。蘇維埃人民之所以認真工作，不辭辛苦，以增加國家的繁榮為職志，便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愛祖國，因此他們也就愛他們的機器，愛他們的工廠，愛他們的工作。

假如你問史塔漢諾夫工作者：「你們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種方法，去打破舊紀錄呢？」他們便會異口同聲回答你，說是他們對於工作具有真正的熱情，而工作所生的良好成績乃是自然的結果。一九三六年五月，有幾位法國礦師到我們唐納茲盆地的高洛夫卡煤礦去參觀，回國以後，他們就在布羅亥城的礦業日報上發表一筆文章，其中有一段說：

「我們只聽到氣壓斧所發出的沈重的聲音。礦坑中共有四個人在工作，他們對於我們的來到，顯然不很歡迎。但當導遊者把我們介紹之後，這些蘇維埃同志的態度却就立刻變了。在微熾的燈光底下，我們看到四個帶着微笑的臉。」

「我們問：『我們此刻到這裏來，恐怕會妨礙你們工作吧？』」

「其中有一位答道：『沒有什麼關係。最初我們以為是附近什麼地方的工人，到這裏來偷着玩的，原來才是遠方來的貴賓哩。』」

「要是你們閒着不做，你們照舊領得到工資嗎？」

「一位名叫葉馬喬夫的史塔漢諾夫工作者答道：『當然。』（編者按：這點恐不確。因為蘇聯是條件工制的。）」

「那末你們何必做得這樣認真呢？」

「我懂不到你的意思。你要知道，荒廢多少時候，就減少多少煤；而我們所需要的正是煤呀。他把『我們』兩字說得特別重，叫人聽了覺得這座煤礦彷彿就是他的。」

「我問：『你的煤還不夠多嗎？』」

「他不耐煩地揮着手說：『我的意思是指國家，你却誤以為是指我自己！……』」

「只要有工作的意志，工作的時候就會愉快。這是一切力量 and 一切成功的來源。」

但史塔漢諾夫運動之所以會在蘇聯發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便是：蘇聯已有最新式的機器，而且無數工人又能熟諳使用機器和方法。蘇維埃人民都願以極大的努力改進生產技術，俾使機器的產量能夠兩倍，三倍，甚至十倍於從前。一般人稱史塔漢諾夫工作者是某行業的能手，一點也不是過譽。原因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知道得非常清楚，且能自動去觀察各種足以增進勞動效率的秘訣。

最後，史塔漢諾夫運動的生長與發展，尚得力於另一個重要因素：人民幸福的增進。生活安定以後，工作的時候自然會表現新的步調。團體性的工作，尤能提高工作者的興趣。生活愈舒適，工作便愈輕快，生產力亦愈可觀，這是自然之理，不獨史塔漢諾夫運動為然。

有人說史塔漢諾夫運動是泰勒制（Taylor System）的別派，其實這是極端錯誤的。泰勒制所持的假說，以為工人的本質傾向懶惰，只要環境許可，總想敷衍塞責，不計效率。因此，當他建立這個制度的時候，他便把最勤快的工人作為標準，強迫其餘的工人學樣，假如其餘的工人不能達到規定產量，他就減低他們的工資。在這種制度下，只有年輕工人才能合用，因為年輕的工人體力強，受得住過度勞苦，過費的工作時期。這是一種強制性的工作制度，與工人的自然意志完全背馳。

史塔漢諾夫運動則不然，牠是一種志願的羣衆運動。史塔漢諾夫工作者無須過度勞苦，亦不必忍受過長的工作時間，他所應當做到的只是能有一種公共的工作精神，能具一種熱烈的研究興趣，去熟悉自己已使用的機器與方法而已。

史塔漢諾夫工作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牠能使工作者表現他們的特長與天才，讓他們的創造觀念能有自由馳聘的機會。牠所暗示的最大意義，即是人類之制勝機器。

率。本黨創造民國，領導抗戰，備極艱苦，先期已盡其奮鬥之責，吾輩當繼起努力，而其指導原則即為黨員守則中之十二點。

緬甸失利原因

緬甸日軍攻勢，最近集中在我入緬部隊，同時我軍又須照顧友軍，因此臘戍遂致不守。現敵我仍相持於臘戍以北，我且派有得力流動部隊在蒙吉及雷列姆一帶活動，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馬來亞的失守是因為援軍太少太晚，且無有力空軍保護所致；星洲和爪哇的淪陷也都是由於同一缺點。這次緬甸之戰，直到今天，除我入緬部隊外，根本別無援軍到來。空軍方面，亦只有美國空軍志願隊在那裏從事艱苦的空戰。因此目前緬甸嚴重局勢的造成可以說是由於同一原因，即軍隊和飛機都嫌太少。日軍人數眾多，且有強大空軍掩護，故極易實行突襲和滲入。敵人更有交通上的便利，舉凡軍隊的增援和給養，瞬息可至；中英方面則僅賴漫長而不完備的公路，作為接濟線。我們深信我入緬部隊在最高領袖感召下，必將繼續抗戰，直至達成任務而後已。

東條亦怕日本變戰場

據東京四月廿七日廣播：暴日首相東條在比谷公國大廳，作響應大政翼贊會選舉運動演說，號召國人於本月卅日大選時選舉最精明能幹之人為國會議員，並預示戰神有蒞本土之可能。東條稱：「此次選舉為中國事件爆發以來之第一次，與完成大東亞戰爭有關，故極具重要性。大東亞戰爭為世界大規模戰爭歷史中之空前者。此戰非但決定東亞之

自由法國的海軍

牟斯烈葉
之譯

這篇短文是自由法國海軍總司令牟斯烈葉海軍中將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對倫敦朝野演詞的要旨，內容雖簡單，但對於自由法國海軍的實況，有一番扼要的說明，特譯供注意自由法國諸君的參考。

自由法國海軍是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誕生的。那一天，在直布羅陀港，有幾艘切望逃避投降之恥辱的戰艦和商船，經我設法聚泊在那裏。三天之後，我飛到了倫敦，立刻聽從戴高樂將軍的調遣，同時奉命指揮自由法國的海軍和空軍。

最初，我希望大部分法國艦隊都能聚集到我們的旗幟之下，可是因為他們的指揮官已經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在六月十九日作戰到底的命令之後，被敵人的宣傳所驅使，違背國家的名譽和利益，下了一批相反的命令；他們大都間接地受了麻醉而沒有作戰的決心了。後來法國海軍部的公告中甚至說：法國艦隊，在北非洲各海港無法抵禦德意艦隊的聯合攻擊，必須到亞歷山大港去躲避敵鋒，這種諛辭的危言和無稽，一年來事態的發展，已經使它暴露無餘了。

對於已成過去的種種事實，歷史總會下一個定評，我不願多贅，但我決不能忘記：達蘭朗和我是海軍學校和砲兵學校的同學；我們實習的時候同在中國，上次歐戰中，我們又同在陸上作戰；一九三九年十月，他提升我為海軍中將，並且向我重提我對他的誓文：我知道，留在法國的同志們，一定明白

我們並不是在賭私人的意氣，這次是國家民族生死關頭的至高無上的爭執。光榮的法國艦隊並沒有敗績，直到如今，她仍舊不失為對這次戰爭舉足輕重的力量。我們不斷希望，最後總有一天，全部法國海軍，會在她的領袖引導之下，參加為法蘭西民族的自由和光榮而犧牲奮鬥的陣線。

現在讓我繼續敘述自由法國海軍的編成。開始的時候，除了在直布羅陀的兩艘戰艦之外，在我指揮之下，再沒有其他武裝船隻了，但是不多幾天之後，在馬耳他的拿伐爾號和在北海的呂比斯號都決定了繼續作戰。前者的指揮官D少校曾經對法國艦隊發出通電說：「到處都是賣國的行爲，我開到一個英國海港去了。」至於後者，曾經在北海上擊沉幾艘德艦，她的艦長更有堅強不拔的意志，因此，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他受贈了榮譽的十字勳章。

在開始行動以前，我做了兩件必要的事情，一件是下令規定自由法國艦隊的標誌，就是把法國國旗掛在艦尾，另外把中間綴有洛蘭州紅十字的藍色方旗掛在艦首。另一件事，是發佈號召法國海軍全體官兵加入戰鬥的命令。這道命令發出後，我繼續進行編練七月一日駛泊在英國海港的全部法國艦隻的工作。

七月五日，和英國海軍部會商的结果，我們得到了高射砲和海軍陸戰隊用的武器，於是古拔號裝

命運，抑且決定全世界之動向，為完成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使命起見，吾人必須戰勝。余今促醒諸君：吾等仍須作戰。即將到來之戰爭階段，將為日本民族之真正試驗，亦將需要我民族之極度團結。此事由最近情勢之發展即可知之。（東條雖未指明最近情勢之發展為何，但隱然以美機十八日襲日本本部一事為暗示）。此種情勢之下，日本人必須時常牢記：吾人仍置身於大戰之中，吾人雖屬處身砲後，然仍須有前線軍隊之心境，而充分準備應付對日本本部之攻擊，以使前線吾人之軍隊于作戰上更為順利。

「憂鬱的紀錄」

日本在華浪人的罪行，連他們自己也無從掩飾了。敵人誇的「華北評論」上說：「事變前一九三六年天津犯罪統計是一三八八件，一九四〇年激增至四八七五件。這個「憂鬱的紀錄」需要邦人（日人）自肅自戒。至於犯罪首位，為酒後暴行，次位為違警罪，再次為殺人，盜竊，欺詐，經濟搗亂等。尤其從日本內地來的青年和機關職員，耽溺於酒色而犯罪者最多。……若留津邦人能自肅自戒，則犯罪數就能激減。」連天津日本領事署也不能不重複的敘述着這個「憂鬱的紀錄」：「天津日僑犯罪件數與日僑的增加成正比，一九四〇年犯罪件數計四八七五件，比事變前增三四八七件。在留津人，須自肅自戒，特奉此檄，以贈華北在留居民。」

不管日寇當局不願意以及他的什麼「奉告」，日僑中的墮落傾向是增長着。本是專門用來毒化中國人民的鴉片嗎啡。「不幸」也為日僑所沾染，真是個「憂鬱」悲哀的事。日本陸軍機關報「每日

置了者外，同時編成了一部分陸戰隊。次日，在訪刺機一穿時，有敵刺機和敵機兩隻潛艇，武裝齊全地來加入了我們的隊伍。然後又有三百多法國水兵和一大批商船水手以及漁夫到倫敦投效，於是當地的力量大為充實。幾天之後，敵機一架被擊落，那是停戰協定之後法國人繼續打擊敵人的第一擊。此後，多波司令號，杜夫司令號，伏良號，維金號及薩伏南號，陸續裝裝完竣，於是運輸自由法軍到法國屬地去的船隻，就有兵艦擔任護航了。同時，自由法國海軍司令部在倫敦成立之後，各單位訓練的維持，階級和任務的確定，薪餉制服和軍火的供應，一切困難工作都在積極改進，最重要工作自然還是重裝軍紀。

蔣清縣中以本刊為讀物

李秀文先生熱忱可感

百川先生勸勉：個人閱讀中央週刊從未間斷，因悉自先生主持郵政後業經換然一新。茲為宣傳黨義起見，擬採為本校（按為廣東蔣清縣立中學）師生課外讀物。刻匯上法幣三百元訂閱半年戶八十二份。希先生能惠予五折之優待！共需款若干，尚缺若干？要否郵費？不足之數，當遵即奉上。專此肅頌安！

李秀文謹上，三月二十二日。

除編裝武器給士兵之外，我們缺少的年青的幹部。我們預料戰爭的時間會拖到很久，於是設立了一所海軍學校，在學校裏，年青的學生們，往往有機會去受訓期間使用高射砲抵抗敵機的侵襲，這正是極妙的訓練。同時，我們也設立了專門性質的學校和幼年水兵學校，附設在英國海軍學校，或在各種兵艦上，而由各艦來投效的入伍生，則在岸上的教練營受初步訓練。至於我們現有的兵員，大略可以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在各單位成立時加入的法國海軍的老兵，另一部分是充份訓練以前已經投效在英國海軍中的志願兵，還有一部分則是由各地歸國來歸的水手漁夫和青年。

訓練幹部和徵集兵員的結果，我們又配備了勝利號，約號，盾號，米爾佛號，德勇號等八艘巡洋艦驅逐艦和一大隊快艇，然後將武裝若干英國海軍訂造的新艦，這些新艦也都將用法文命名，懸掛法國旗，由法國水手駕駛，歸自由法軍運用。

現在我們的艦隊已經散佈到英國沿海各地，北海，冰島，赤道非洲，南非洲，亞丁，馬沙瓦，以至大西洋，凡是遭遇到德意艦隊的機會，沒有一次不劇烈戰鬥的。不久以前，米爾佛號在挪威海岸擊沉德方萬噸油輪一艘，約號巡洋艦攻擊敵潛艇予以重創。這不過是全部光榮戰績的兩個顯著的實例而已。

讀者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開明定單號碼

新聞一也會發出警告！太原的紅燈（指煙場酒店等）應當自燃。」這是在大街上引起日文「要務」的響亮，在一位吉華登代子向她們的進言中可以看出：「留學日本年青女性，都討厭結婚。貞操觀念欠缺，沉溺於淫樂與虛榮，以致很多男人（旅華日人）宣言『討老婆到日本內地去！』他們對現狀女性起反感，多思報復，意氣消沉。如此危及大東亞基礎甚大。」於此也就可見一斑了。

國家從此總動員

國家總動員法案定於五月五日開始施行。依動員法設立之國家總動員會會議，人選業經發表——主席由行政院長兼任，常務委員三人為吳鐵城陳儀費澤組。動員法包括總動員，開辦制定實施程序，後一定之步驟，分條定期實行。惟重心仍在經濟方面，以人力與物力之實質動員為主體，輔以其他各種步驟。這使人力有合理之配置，物力有合理之分配，以加強抗戰力量。現有之經濟會議月底結束，併入總動員會議，下月初即可開始辦公，一切舊日法令規章，仍繼續生效。此外各總動員機構，如精神總動員委員會及文化運動委員會仍照常工作，與總動員會之文化組並無衝突，蓋該組之工作將更重實用科學方面也。國家動員法之實施，實為空前之舉，尚賴輿論為宣傳，俾克順利推行。中央已定於五月四日至十日舉行「總動員宣傳週」。（本刊亦正準備再出一特輯）。又國家總動員會議定每月開會一次，由行政院長主席。有關國家動員各案，經該會議決後，是否須再經行政院例會通過，亦將由行政院長決定。



春雷

陳西濤著 三十年十一月出版 四六八頁

定價六元五角 華中圖書公司發行

陳西濤

陳西濤君是一位鄉土小說家。他在二三年前曾經出版過一部短篇小說集：「奈何天」。那本書裏面最成功的幾篇，都是鄉村人物的描寫。鄉村裏面的各色各樣的人，一個個的給形繪影的活躍在我們的眼前，在我們回憶中留下清晰的印象。

最近出版的「春雷」，是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仍然是把江南的一個鄉村做故事的背景，而把人民自衛克復一個鄉鎮的英雄故事作為本書的題材。所以這一部書是抗戰小說，可是因為裏面描寫的是他所最熟悉的鄉村，它與一般抗戰小說不很相同。普通是抗戰小說所著重的是故事，發生的地點和參加的人民大都憑想像虛構，所以讀的時候，常常使人發生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之感。本書作者所著重的却在鄉村人物的描寫。故事的演變即從人物個性的發展中出來。我們可以說，這仍然是一部鄉土小說，只是所寫的不是平時的鄉村，而是抗戰中的鄉村。

這部書相當的長，有四百六十餘頁。可是裏面的故事始終在一個小小的，只有五十餘戶的楓林村，和離它十里外的石家鎮演出。故事中的人物也完全是這個村子，這個鎮，和它們附近村子的人，除了一位並不重要的，由自衛軍總部派來指導他們的

吳同志。既是抗戰故事，裏面少不了要有敵寇，可是在這本書裏，讀者很少有與敵人正式接觸的機會，大都只是在人物的口中間接聽到敵人的舉動。

楓林村是一個平凡的江南鄉村，村子裏的人也是些平凡的人物。像所有的農民們一樣，他們大都是安分的人，只顧目前，不計將來，沒有什麼國家的觀念，只希望能夠太太平平的種他們的田地。他們並沒有抗戰的意念。敵人偶爾施些小惠，大部分人民也就心滿意足了。可是敵人不能永遠施行小惠。他們的胡行妄為，加上漢奸們的推波助瀾，使一位小學校長先所種下的民族意識，逐漸的開花結果。等到這位小學校長，王副，回到村子時，人們抗敵的情緒已經相當的濃厚，只等他來組織和領導了。

所以書中很少是自然便抱極強抗敵信念的志士，也很少是死心塌地，甘心認賊作父的漢奸，除了一方面的主角王副，和另一方面的主角榮少爺。這兩個受過教育的青年的對抗，也許是書中的骨幹。可是這兩個人的描寫並不能認為太成功。好像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失去鄉村的色彩，也離去了他們個性的棱角。也許就是因為他們問的黑白太分明，沒有濃淡色彩的階級，所以不讓其他人物那樣的活了如生。不過主角一詞，用在這本書裏，也不大適當，因為書中重要的人物，不止十，開

很難說定誰是主角來。

大部分的人物，都是心志遊蕩不定的人，就是做漢奸的，也並不是樂於作漢奸，而往往是由於環境的逼迫。例如石豐爺是石家鎮上偽維持會的一個委員之一。他本來已經逃亡在外邊，因為捨不得他的家業，他的布店，又從漢口跑回家去，便被拉去參加維持會。他說：

「說實話，我回來不為名也不為利，只是在血地上活了四十多年，捨不得丟開。在外邊怎麼樣也住不慣，況且這時局不是一天平定得了的。我們中國人打不過日本人，如假漢口失了，逃到重慶，如果重慶再失了，逃那裏去？儘是這樣一年兩年打下去，那一世回不到家！像我們這樣一把年紀，臉大不大，說小不小，難道這幾根老骨頭真要葬在客地上嗎？我，好壞要回到血地上來。回家過安穩日子，我不惹人，人家自然也不惹我；照舊將本求利做生意，老米飯總有得吃。我再不必打了灣舌頭學外路人說話，也不必像追急的黃鼠狼一樣東奔西跑。一所以維持會的事，他總先只肯暗中幫忙。既然說說不了，不得不出場，他也只是唯唯否否，一切讓榮老爺，榮少爺全權辦理。可是一個牛軋帶上了頭便少不得要推磨。他看看自衛軍與日寇少不了要開火，他所希望過的「安穩日子」還是過不成。他並不願意跟榮少爺去巴結敵人。一再憑良心說句話，我，我不想做官二不貪財，何苦一定要硬把他（王副）殺了去供奉東洋鬼？那倒得了天下，我照樣賺的做生意，何苦打哭了一個引笑一個！」所以他又暗暗的計劃着搬家，再出門去避一避鋒頭。到了開會時被人一迫，他又出了個毒辣的主意。他的

太太想他，他自己也感覺得良心上的不安，最後毅然決然的點燃了王大夫，打發了維持會的人。

又如被維持會所用王大夫，和做王大夫的工具的王大福，也並不是本心願意幫他們。王大夫是村子的土財主，一錢如命，惟利是視。他說他「雖則年紀大了胆子小，幫不得大家的忙；不過，你們既有這股義氣，我可以當天罰咒，斷不做標子通番邦。」等到他十五石「雪花樣白」的米換到了

一百三十塊錢軍用票，他更是義憤填膺，慷慨激昂起來。可是桂老爺對他施些小惠，收回了軍用票，再答應以高價收他的一百石米，加以對他一恐嚇，「等到造反的人殺了頭，把村長的頭也是保不住的。」

他便通風報信來，甚至於答應把王鵬等騙到他家，一網打盡。最後他發現了他上了當，一百石米還是要發軍用票，他又氣得「要幫我們自家人，打死那些標子者的。」王大福的背被利用，却因為他的女人在日本人開的工廠裏做工。他起先不肯參加自衛軍，也有他的理由。「我並非不贊成鵬，我天生是個種田人，不是吃糧的，那能拿了真刀真槍去跟東洋人拚？他們多厲害，說實話，我怕他們。就吃點眼前虧吧。犯不着老虎頭上去拍蒼蠅，自己作死。鵬他們有本領去打東洋人，我決不會喪了良心去通風報信。他們去他們的，我種我的田，好也吧，壞也吧，我只靠翻泥吃飯，不相關。還有一層，我的屋裏人承辦們抬舉，挑選上了去賺個個錢，我不能反而給他們爲難，弄得不好，害得姓性命難保。同時他也不肯在暗中探聽消息，害一個村子上的人。但是他聽了如不報消息，非但他的女人

辦不了家，他自己的性命也難保，便就答應下來了參加自衛軍方面的，起先也是大都並沒有很大的決心。聽說日軍要拉壯丁去打仗，便踴躍的到自衛軍方面去報名。過了些日子，沒有什麼動靜，集會時便沒有幾個人了。「有的說是某人某人是答應了來的，後來忽然不見了，某人某人甚至見了面就避開，像躲債的一樣，有的說是有些人本想來的，可是家裏女人不許，有些人反而說現在時世很太平，日子很好過，犯不着自己不識相，太歲頭上去動土。」

書中的主要的女角，石鳳，便是一個「意志薄弱，好心腸，沒魄力」的女子。她是王鵬的愛人，同時又是維持會長桂老爺的女兒，榮少爺的妹子。第一次王鵬出走時，她捨不得她的父母和舒適的家庭，不能跟他走。王鵬回來後，桂老爺利用他，只要他幫忙，便可以答應他與石鳳的婚事。石鳳竟就聽他來：「我明知道你的性子是不肯出來幫忙的，我也許不應該勸你，可是鵬，難道你不能爲了我犧牲一點嗎？……你不是說爲了愛情願意犧牲一切嗎？」王鵬還是毅然地拒絕了，而且對她跟他去。她說：「論理我是應該跟你走的，應該說離我的家庭！我並不是不愛鵬，我也怕東洋鬼。」她決定了跟他走。可是到了第二天約定的時間，她沒有踐約，只送了一封信去。「她怎麼想是一件事，怎樣做又是一件事。她到底說離不了家，沒有冒險的勇氣。」直等到她的兒媳設下了毒計，要把她獻給山村隊長，她才覺悟了，丟了家庭出走了。「我先以爲敵人只有一個，現在才明白我的家庭也是我的敵人。」

這是一個別開生面的，有創造性的角色。馬郎這小子最小，可是又愛說大話。年紀四十多了，却愛與青年人在一處玩。青年人喜歡作弄他，開他的玩笑，可是也愛與他在一處，因爲他的心地好。他不由自主的跟了青郎他們去反對他最害怕的東洋兵。日兵胡亂的放了一槍，馬郎便應聲的倒下，大叫：「哎，救命呀，東洋鬼把我打死了！」

青郎再細細看他身上，一點沒有受傷，便湊着他的耳朵叫道：「馬郎，你醒醒，你真的沒有中槍呀！」

「真沒有中槍？」馬郎這才醒了過來，雙手撐着地，慢慢爬起來，遍身上下仔細用手一摸，忽然身體輕的跳了幾跳，哈哈大笑道：「真沒有中槍！」

他得意洋洋起來說：「東洋鬼的槍中屁用，打不倒人。他讓青郎他們在無意中真的打死了一個日本送信兵。他白天便怕日兵派人來捉他去，夜間又怕兒子半夜裏來討命。可是當他所崇拜的石鳳說：「我真巴不得那裏出來一批英雄好漢，給我殺這些東洋鬼。」他又半注的把他深藏在胸中秘密說了出來。「我……我……我……我就殺了一個東洋鬼。」

王鵬的母親三老太對他說：「他這瘋瘋癲癲！你不是幹這一行的人，那能到處亂說這些事！」

他仰着臉時嚇呆了，眨了眼睛說不出話來，忽然他的身子打着寒慄，雙膝向他們跪下，哀求道：「三老太，石先生，我知道我殺了人犯了罪，我只告訴你們，沒有對別人說過。救命，救我的命，我們四人的命。我回到家裏心不定，怕有鬼來，我的身，所以跑到這裏來，想三太是個正派人，壓得這邪氣。我先沒有想到領上的東洋鬼會來捉我的。現在我求你們給我瞞住，不要給人知道。」

第二天他害怕得失神落魄，縮頭縮尾，可是當他聽到了同伴說：「五百一千賞格那個不處？那了頭既然知道，那會不說？他在做夢好了，死日

北平現狀

李江秋

華北淪陷，歷時四年，筆者不幸，同罹苦海。在此期間，吾同胞所受暴敵之摧殘，實已極人世之悲慘。每欲奮筆直書，而又以形格勢禁，苦無傾吐之地，用是擱筆三嘆，徒呼負負者屢矣。去歲十一月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排除萬難，跋涉歸來，歷經平、津、濟、榆、商、滄、類、灤、洛、濟、長、夏、蓉、費時卅五日安抵陪都。國仇家難，感慨萬端，茲將故鄉四年來一切情形，作一斷片之紀述，以爲關心超後北平者告。

七七事變時，北平戰事，僅廣安門比較激烈，城內城外，無甚破壞，故宮、三海、中山公園、頤和園、天壇等古蹟名勝，俱完好無恙。惟到處滿堂一建設東亞新秩序」等標語，勝地蒙垢，令人目皆欲裂！公園內革命先烈施從澤，王金銘之銅像，不知移往何處。敵人商店多在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各街街口均建有日本式牌樓，商店名號一一腫列其上。酒排間多僱用少女。故翁詩所謂：「舞女不記宣和裝，樓兒盡能女真語」，正可爲今日之北平寫照。堂皇之北京飯店，新新戲院與光陸電影院，均爲敵人強購以去。敵人在皇城附近新建之旅館亦多。因郊爲新市區，其初計劃頗大，奈其力不從心。徒託空想，僅將東西長安街取一直線，東西各

開一城門而已。交通有公共汽車與電車，人頗擁擠，且上下車多聽敵人佔先；有志氣之男兒，甯願徒步，不肯擠車。此事雖小而意義則殊大。十二條條軍部舊址與魏子衡衙門大使少川住宅，現爲敵會崗村司令部與所謂「興亞院」所在地，堡壘嚴密，如臨大敵。六條十二條間劃爲警備區，華人只准外遷，不許內移，即現住者亦不斷驅使遷出，房子由彼收用。每到該處，無異身臨敵國。沙灘北京大學大樓，現爲敵之憲兵司令部，亦即殺人殘殺我同胞之刑場，逮捕入內者，往往九死一生。昔日絃誦不絕之聖地，今則成爲悲慘地獄矣！僑華北政委會設懷仁堂，王道揆常則常在外交大樓。中南海內有僑組織之北京建設工程局，新聞學校，最高法院，電燈公司以及僑商代表等，五方雜處，混亂異常。舊財政部爲敵北平特務機關所在地，交通部爲僑新民會中央總會所佔住，造就漢奸麻醉青年之大本營也。城外則西苑官房，清華大學，均爲敵軍佔住，圖明園故址內亦建有堡壘。東車站改建擴大，所有各路火車，全須出進於該站。西站則改爲貨站。管理各路之交通公司，則在瀋平漢路局。故都之外貌，大略如此。至於故宮頤和園陳設之古物

寫這土小說最不易解決的是語言這一問題。要是你寫的是北平，那麼你的漂亮落落的北平話自然容易博得人人叫好。在國語區域中，儘管各地方言稍有出入，大致只是大同小異，並沒有什麼問題的。在吳語粵語等區域可就大大的不同了。要是完全的依照本地的方言，如「九尾龜」等的方法，或廣東小報所登載，不是本地的人對了它們只有望洋興嘆，要是把方言完全譯成國語，却又失去了方言的特殊的句調與色彩，淡而無味，好像燕窩過的水。陳君在本書和「奈何天」中所採的方法是把方言國語化到某一程度，依然保留着部分原來言語的語調和土話。所以書中人物所說的話決不是他們原來的話，而且一種很不自然的南腔北調。可是，雖然不自然，却並不是不存在，因爲沒有與他省人很多接觸的南方人說起國語來便是這樣的腔調。而且比普通的國語似乎加上了些色澤和力量。例如秋生嫂的這一段話：「呀，嚇，馬郎，馬郎，你這個人哪，看不出風雲氣色，只知道棺材裏伸出手來死要！現在我們都要去打東洋鬼了，你還來忙頭真勝抽筋，計較一百兩百錢！一活表現出一個江南潑辣女人的聲口來。」

這樣長的一段小說自然免不了有些漏洞。例如僑維會上台不到一星期，而豐爺已經接了信，「從漢口搭車直到九龍，再由香港乘船回上海，上海搭車到無錫，再叫船回來」了。而且作者竟忘了二十七年的陰曆年前些時，漢口與廣州已經淪陷，這條路是走不通了。比較大的缺點，是作者對於戰爭，並沒有經驗，所以寫到了自衛軍的組織和行動，便不十分有把握。不過作者知道自己的短處，能够用其所長掩其所短。讀者眼望許多活生生的鄉村人物，也就忘記了心中的疑問了。

（未完）